

非常泰

希望自己非常之溫柔和善。 骨子裏卻有股反對勢力。

泰國軍事政變。泰國曼谷這城市，因為之前有親戚住在那裏，而常常往那裏跑，有些區幾乎像是家裏的後花園，走久了，就戀戀像以為和它成了一國的人。像常住的旅館旁，那每天下午五點鐘會在公園自動響起的樂曲；還有那湖裏餓鬼投胎的金魚們，一灑下麵包屑，那前呼後擠的勁兒，直情是某新開張的商店開張大特價等在門前搶購的市民們，一擁而上。而那家小泰國餐館，吃了辛辣的泰菜可以就近到街角買一顆椰子，降降火氣。

有一年剛好大選，到處是大大的招牌看版，但親戚們卻不屑的說還不是有錢的政客當選。他們感嘆着十年前的美好歲月：那時的泰人是多麼的純樸可愛而今卻狡猾詭計多端。我們坐在他們那有着雞蛋花樹的大花園和三樓的別墅式住宅，小女孩兒嬉戲着上樓下樓，那是一個高級的住宅區，門口停着幾部好車。香港移民台灣移民，到這國家設廠投資，不知怎地在此落生根，不知怎地大家就成了朋友，閒時女人打打牌，男人打高爾夫，用泰語指揮工人，用廣東話國語聊心底的話，看起來，都很自在，很快樂。

最後一次去造訪，曼谷也變了。坐計程車不管白天黑夜，永遠塞一個小時；捷運有了，而那家海鮮館的大明蝦清蒸魚焗田螺也沒驚喜了。他們說他們要回流。泰國愈來愈不好住，提早退休，關了廠撤了資金，泰國王帝王后的人像還是高高掛在餐廳廂房的牆面，兩串大大的玉蘭花垂下，散着濃濃的香氣。

所以，在報紙上看到那坦克軍人，綠油油的一大片，總覺得有點驚心。那非常泰的廣告是我們所熟悉的泰國，有着泰國美女穿著傳統的織金布裙溫柔的拿一朵紫色的蘭花送交給你，附贈的是一種度假的心情，圖片是高聳的椰子樹下一間間Spa房和輕柔音樂、是一推門就可見細白砂的海灘和藍天綠海、是最潮最Hip的旅館佈置和不夜天的酒吧。

那是我們所理解並留存的泰國。

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的。卡爾維諾透過馬可波羅告訴我們：「旅人認出那微小的部分是屬於他的，卻發現那龐大的部分是他未曾擁有的，也永遠不會擁有的。」那龐大而我們永遠也不可能觸及以及參與的部分，如歷史如政治如那條長長捷運系統的建造，就注定我們是以一個旅人過客而非歸人住戶的身分在這個城市遊蕩。即使我們還以為我們跟這個城市有多熟感情有多深回憶像本相簿那麼厚。

就這樣的說法順延下去，唯有我們願意，或不願意但必須，在這個城市以一個安居落戶的市民身分，自覺的或不由自主的滲透在其中的歷史政治與文化生活之中，例如一場遊行一個活動甚至一次激烈的爭辯，你的身分才會如浮印般漸漸顯示，那城市才會接受你為一個正式的市民。並予以比一個旅人更多樣的快樂與更深沉的憂傷。